外国人在中国

今年是来自塞浦路斯的达芙妮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第20个年头。如今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工作的达芙妮，已经非常习惯在中国的生活。她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也能看中文报纸书籍，看中文电视电影，还到过中国二三十个以上的城市，游览过中国的许多名胜古迹。日前，达芙妮与我们聊起了她在中国的这20年——

中国人的热情给我印象最深

■ 讲述者：**达芙妮** ■ 采写：本报记者 **叶晓楠**

◀图为达芙妮和弟弟

从小练武术，高中毕业就来中国

我是1996年来到中国的，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2个月。

事实上，在我毕业的前一年，我的父母就在考虑，也许让我到别的国家呆上一年会对我更好，这样不仅可以学习另一种语言，也可以让我了解一种新的文化。当然了，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法国、意大利或是西班牙等，所以，当我告诉他们我选择了中国时，真是让他们大吃一惊。

我喜欢中国也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有中国血统。我出生在塞浦路斯，但是我的父亲是印尼人，奶奶则是中国人。我猜，我血液里中国基因的那一方面，肯定叫嚣得比其他部分更响亮吧。

从小，我爸爸就教我和我弟弟练习过武术，因此我一直就对中国文化、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很着迷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想去中国亲眼看看所有这一切。那时我只有17岁，正值一个爱探险的年龄，相比而言，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离我的家都太近了，所以我的选择是中国。

遍览名胜古迹，老爷爷火车上送咸鸭蛋

初到中国，我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学习体育保健，并且从那里大学毕业。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，我就到过中国很多地方旅游，通常是乘坐火车或是轮船。当一个人来到一个其他的国度，当然会花大把的时间到不同的地方去游玩，不过，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这里的人们。

我们经常乘坐火车出去玩，有时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坐30多个小时的车。但是，我最初对此毫无准备，甚至不知道应该准备食物！

我还记得1997年的春节，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昆明去旅游，起初毫无经验，以为只需要五到七个小时就够了，结果一连坐了几十个小时的车。于是，旅途中，我和我的朋友们很快就觉得饿了，可是在火车上我们只能靠一些零食以及一些最简单的食物充饥。当周围的中国人发现我们除了水果，其他什么吃的也没带时，他们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。很快，我们就被中国的普通旅客和他们携带的各种食物包围了。有个老爷爷，带了很多的咸鸭蛋，很热情地给我剥开，不停地塞到我的手里，示意我吃，整个在车上的时间，我吃了很多个咸鸭蛋，我以前从来没吃过咸鸭蛋，那回吃的如此之多，以至于我后来都没像那样吃过咸鸭蛋。哦，我当时还不太会说中文呢，但是想要试图拒绝周围人的热情似乎是徒劳的。于是，我们一起吃东西，借助我随身携带的新华字典聊天，还有个中国小姑娘，对

◀图为达芙妮和朋友的孩子一起玩耍

我的头发很好奇，一直给我梳头编辫子。

我之所以谈到这样的场景，那是因为我虽然在中国游览过很多令人惊叹的景点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旅游的风景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了，但是我对中国所有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的，还是那个递给我咸鸭蛋的中国老爷爷，这件事在我的脑海中新鲜得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的。

正是我所经历的这些，鼓励我留在了中国，并且选择了一份教育方面的职业。我曾经为上海的世博会工作过短暂的时间，也去非洲旅行了几个月，但是，我还是回到了北京。我非常喜欢教书，不过，这些年我转行做一些管理工作。最近，我在北京一家国际学校做活动总监，我喜欢为这所很有潜力的学校工作所带来的挑战和刺激。

中国就像家一样，希望保留更多传统文化

中国对我来说的感觉就像家一样。

当我离开这里时，我会非常想念她，就像当我在中国时想念塞浦路斯一样。中国人和塞浦路斯人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最突出的就是，他们都很友好温暖，富有幽默感，待人热情。当然，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，塞浦路斯是一个地中海上的美丽岛国，只有100多万人口。生活节奏在塞浦路斯似乎更慢，也更悠闲，无论什么时候你想去海滩或是滑雪， 都不会超过1个小时的车程。但是同时，我也喜欢中国的快节奏和热闹，在中国从来不会让人感到厌倦，还有很多美得令人窒息的美景。我大部分的家庭成员都来过中国，我的弟弟来过中国4次，他喜欢在这里旅游，不过，他不像我，他似乎不太能适应这里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城市。

我的家人很理解我，他们知道中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当然，他们也很想念我，虽然他们没有说出来，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能离家离得近一些。但是，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家庭不仅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，同时他们也尊重我的选择。事实上，我想我的家庭和朋友也受益于我在中国的居住：有了我，他们每次来中国旅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免费的私人导游和购物助手。老实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现在愿意离家近一些，因为我的家人年龄在增长，还增添了不少家庭新成员，我想今后我会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。但是，什么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。

我最关心的是环境问题，我认为发展不应该以环境为代价。正如亨利·戴维·梭罗所说的，如果没有一个美好的星球，我们要一座好房子有什么用呢？

另外，中国的发展变化非常快，这一点所有人都能看得见。在所有的变化中，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是社区的感觉在变化。在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北京更像一个巨大的邻里社区，每天下午和晚上，人们都出来玩，一起跳舞唱歌，邻居也互相熟悉，而这正是我最喜欢北京的一点，但是现在这种感觉正在变淡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想是因为生活节奏变快和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，但是，如果说我最怀念什么，那就是这一点了。

平常，我的工作非常忙，因此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安静。但是很幸运的是，我在生活中有一群好朋友，从中国人到美国人、欧洲人都有，我们总是在一起聚餐、聊天。周末不加班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一起去公园转转。在家吃饭的时候，我喜欢吃中国菜，我曾经请了一个来自东北的阿姨，她特别会做菜，每个礼拜教我做一个中国菜，下一周的时候我再做给她吃，请她评点，不过，我最喜欢的还是饺子，我有时把我包的“饺子宝贝”的照片，发在我的朋友圈里，还会被朋友们点赞。

对于中国的发展，我所希望的是，中国能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一起发展进步，同时，保留她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。

▲ 图为达芙妮（左）和中国同事在一起

也门商人马万

“中国通”+荣誉市民

“这里的人们友好善良，很容易相处。和中国人在一起，我感受不到丝毫距离感，倒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”谈及对中国的第一印象，法拉吉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万对本报说。

马万来自西亚的也门，今年38岁，2001年来福建省石狮市经商。2013年，为表彰马万为石狮市经济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，他获评石狮市首批荣誉市民。

从2003年开始，马万开始把国外服装、鞋帽的样品拿到石狮设计生产，再运回中东销售。2006年后，出口服装、鞋帽生意越做越大，马万的公司经营业务也覆盖了沙特阿拉伯、也门、埃及、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十几个国家，并为外国客商与石狮企业搭建起了贸易洽谈平台。

“公司的发展需要一步步积累，每走一步都要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。”马万说，在从事商贸工作时，哪怕是一条线、一个纽扣，马万都会去检查确认，严格把关每一个细节，长此以往，便培养了一批稳定的客户，这批客户又会带来新的客户，公司的经营规模便一步步壮大起来。

在石狮当地，当中东籍商人与本地的工厂对一些协议理解有不同时，马万都会尽量出面调解，许多问题有了他这么一个“中国通”的调解都能得到迅速解决。

刚来中国时，马万一句汉语也不会说，身上也没有太多的存款，从遥远的也门来到中国，可以说是无依无靠。马万的中文大多在他经常采购商品的那一条街上学到的。有时马万渴了，去便利店里买水却不知道该怎么发音，别人告诉他应该读“水”，他便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记下来“水”的读音，逐渐地，从“电话”“出租车”这样的简单词汇开始，马万学会的中文越来越多。现在他已经掌握了简单的中文沟通。而在采访时，马万谦虚地称自己的中文“不够好”。

“中国的饮食也是吸引我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我特别喜欢吃海鲜，只要有时间，就会和家人去海边的餐馆，一边吃海鲜、一边欣赏海景是我很喜欢的事情。”除此之外，马万还利用闲暇时间游览了中国的许多名山名水，尤其喜欢武夷山。他说，在中东很少有像武夷山这样的青翠巍峨的高山。

作为一个外国人，马万亲眼见证了近些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历程，这些发展变化可谓是震撼。2001年，马万刚到中国时，石狮市就像一个小县城，外国人也很少。如今十几年过去了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，市区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美，居住条件也越来越好，对外贸易联系也愈发紧密。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外国人，马万表示，中国的经商环境变得规范，在办理相关的证件、审批时也变得更加快速便捷。

“石狮是一片创业和经商的热土，自己要做一个地道的闽南人。”马万说，自己将继续做一个好市民，为推动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再作贡献。

（**周可涵**）

混血华裔双胞胎

我在中国上大学

本报记者 **汪 莹**

于嫣平和于嫣华是就读于北京大学的一对混血双胞胎姐妹。说起她们的身份，姐妹俩总是要从头解释一遍：“我们的爸爸是土耳其人，妈妈是中国人，我们俩在日本出生长大，但国籍是土耳其。”嫣华又一次解释道。

从2007年到现在，嫣平和嫣华离开在日本的父母，在北京生活了9年。姐妹俩到北京长居也有些偶然。2005年，姐妹俩带着父亲的期许，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。

2007年暑假，嫣平和嫣华按照惯例来北京探亲，平日里也学学中文。“从拼音开始，主要是学习读写，在家里妈妈有时会跟我们说中文，所以听说没有太大问题。”在学中文过程中，姐妹俩发现了中文的很多乐趣，比如一个成语会讲述一个故事、一个词有没有儿化音的区别，还知道了很多原来跟妈妈对话使用的词怎么写，等等。

原本计划暑假结束就回土耳其，但在中国的这两个月，两姐妹感觉学习和生活都很开心，“我们融入中国社会更快，感觉中国很亲切。”之所以如此，姐妹俩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更包容。嫣平说，日本更强调主流文化，主张大家的想法应该一致；而土耳其文化与信仰有很密切的联系，相对比较传统。“在日本时，人们总会提醒你应该跟别人一样；在土耳其，人们不会要求你跟别人一样，但会说你哪里不对。这也主要来自我们的身份，刚去土耳其的那段时间，我怀疑自己走路姿势都不对。”而在中国，嫣平和嫣华感觉很轻松，“没有人说我们应该跟别人一样或哪里不对，大家接受和尊重我们的不一样。”于是，在跟父母商量后，姐妹俩决定留在中国，考中国的大学。

新学期开始，嫣平和嫣华到北京汇文中学国际部就读高二。虽然懂一些中文，但跟班里大多数留学生比起来，她们的中文水平还是太低。直到现在，嫣平还清楚地记得入学后的第一节历史课，“老师发了一些阅读材料，一看我就傻了，有一半以上的中文都不认识，我还问同学们是不是都能看懂，他们都说可以。”一时间，嫣平感觉压力很大。“我们每个学科都分上课节奏快的A班和比较慢的B班，第一学期我和姐姐除数学外所有科目都被分到B班。”嫣华补充道。由于担心跟不上上课程进度，姐妹俩除了上课之外，课下学习更加自律和刻苦。她们对放学后的时间做了细致的计划，每天晚上都学习到11点多。姐妹俩还想出很多助于学习的妙招。“我们读唐诗时会用手机录下来，之后走在路上就当音乐一样听，不知不觉就背下来了。”有时候在家学习太安静容易犯困，嫣华便把电视机打开，让里面的声音给俩人提神。“但后来发现电视机的画面会干扰？注意力，我们便找一块布把电视机蒙上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高考时，嫣华是汇文中学的留学生第一名，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录取，姐姐嫣平也顺利进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就读。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让姐妹俩对中国了解更深。嫣华说，在国际关系的专业课上，老师曾说处理国际关系要先从处理家庭关系入手，中国人历来讲究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对此，嫣华深有体会，她的家庭就很国际化，生活中难免有文化摩擦。“不过中国文化和土耳其文化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很重视家庭，我觉得这很好。

在学校接触到更多中国人和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后，嫣平和嫣华也对曾经困扰他们已久的身份困惑有了新的认识。“我们是生长在日本的土耳其人，但由于日本强调主流文化，我们一般不公开说自己是外国人；虽然我们是土耳其人，但那里的文化跟我们从小接触的差异很大，很难产生归属感；是中国的包容让我们开始正视、接受并勇于承认自己和别人的不同。”

从清华本科毕业后，嫣平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研，今年即将毕业。她希望以后从事跨文化交流工作：“在大学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国际文化交流活动，发现自己很感兴趣，结合自己的背景和成长经历，我觉得自己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。”

而嫣华本科毕业后选择到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读研：“换到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、语言更感兴趣，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，以后到其他国家传播中国文化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东方文化，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思路。”

图为姐姐于嫣平（左）和于嫣华